

很可能加重孩子症状。还有不少出现 ADHD 严重症状的孩子，家庭存在种种问题，比如父母离异、父母经常争吵或者有家庭暴力的情况。这类家庭看待孩子的缺陷要么是冷漠对待，要么是不愿接受。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多年来接诊了大量的 ADHD 孩子。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儿童发育相关疾病，资深儿童发育行为专家章依文教授将镜头对准门诊中的自己，通过真实的诊治过程来向公众普及包括 ADHD 在内的发育行为障碍知识。

“这是心理问题还是生理问题？”在章依文医生的一条门诊视频里，刚刚确诊 ADHD 的小朋友家长提问，章医生回答：“是生理的问题，大脑发育不成熟。”

“那长大后会好一点吗？会成熟吗？”章医生耐心解释：“如果他自己和自己比较，会逐渐成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任务和要求会随之提高。要看孩子大脑的发育成熟和任务要求的匹配程度到底有多高，如果孩子的发育和任务要求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就是个问题。”

章医生发现，即便拿到明确的诊断，很多家长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怎样让孩子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好一点。如果家长的关注点集中在成绩上，难免就会对



左图：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资深儿童发育行为专家章依文教授。

学习能力弱的孩子施加压力甚至责骂，而 ADHD 孩子本身常见情绪问题，在家长的批评和责骂下，更容易被负面情绪影响而失去学习动力。

“如果孩子晚上做不完作业，你是要求她必须做完呢还是其他办法解决？”面对章依文医生的提问，一名家长回答：

“我让她坚持做完。”对于家长的这种做法，章医生表示不赞同。拖长时间做作业不仅不能达到学习效果，影响睡眠也会加重 ADHD 症状。

面对每一个 ADHD 孩子，医生们首先要“治”的，其实是家长。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金星明教授，是国内最早关注 ADHD 并推动规范化诊疗的专家。十多年前，金星明教授就开始牵头制定 ADHD 诊疗指南，并在实践中摸索医教协同等方式帮助患儿和家长。上海市

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心理老师王慧介绍，她作为学校老师多次参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家长开设的家—校—医父母课堂，医生、老师和家长们一起讨论怎样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缺少善意的“微环境”

家长的另一个顾虑是，一旦被确认为 A 娃，其他家长会以破坏课堂纪律、伤害同学等理由，反对自己的孩子正常上学。

2025 年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武汉一所小学五年级班级教室里只到了几名同学，其他学生的家长联名反映一名 ADHD 小孩严重影响课堂纪律。老师说，这个孩子学习自制力弱、没人陪读的时候一个人趴在地上玩、碰别人的脚。学校曾要求孩子家长陪读，但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无法陪读，家长这些年已经带孩子进行体育训练、接受医院治疗。

2025 年 9 月 11 日，涉事班级相关老师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说，学校召开协调会，多方达成一致：该学生先行离校接受专业医疗干预，待行为稳定并经专家评估认可后，在家长陪同下逐步返校随班就读。

类似抵制“多动症”孩子上学的事件这些年时有发生，有的家长甚至建议 A 娃转到“特